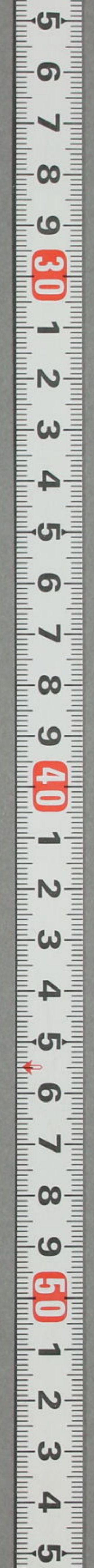


地官

周禮 十一之十三

閭師	舞人	族師	小司徒
縣師	牧人	閭胥	鄉師
遺人	牛人	比長	鄉大夫
	充人	封人	州長
	載師	鼓人	

服部文庫  
117  
181  
5





117  
181  
5

周禮註疏卷第十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註**稽猶考也。夫家猶  
 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  
 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為卿大夫。賤謂占  
 會販賣者。廢疾謂癘病也。施當為弛。○比毗志反。下  
 同。施式氏反。



小司徒至禁令○釋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  
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  
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  
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  
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  
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主土地  
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  
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  
數云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辨猶別也謂別其貴賤  
老幼廢疾合科役者科役之云凡征役之施舍者征  
謂稅之役謂徭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科役故  
言弛也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宗族祭  
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  
為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者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不  
使失禮法○稽猶至為弛○釋曰夫家猶言男女  
者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云男有室女有家婦  
人稱家故以家為女鄭司農云九此謂九夫為井後  
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

與公邑竝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玄謂九  
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  
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  
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  
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  
者之人數云貴謂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鄭解  
諸文貴賤相對皆以為貴謂卿大夫賤謂士獨此賤  
為古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太宰九賦  
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  
廢疾皆施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為販賣  
者解之云施當為弛者周禮上下但言乃頒比法于  
為弛舍者皆經為施字鄭皆破從弛  
**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  
**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登成也成猶定  
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

周禮疏 卷之十一 二 及古



時言事。○畜許六反。乃頒至徵令。○釋曰：言乃頒。謂若下經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是也。六鄉大夫皆六命，卿為之，小司徒為校比之法，頒于六鄉大夫。又云：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者，眾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車謂草車及大車，輦人挽行，又辨其物者，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其數，入小司徒，以施政教者，小司徒所施政教，依其數而施行之，云以行徵令者，以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亦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故云行徵令也。○登成也。至言事。○釋曰：云登成也，成猶定也。○登成也。數不恒，家家條錄數而比之，則得成，故登為成也。定也。云眾寡民之多少者，謂六口已上為多，五口已下為少。云物家中之財者，經既言六畜車輦，下別云辨其物，明物是家中之財。云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者，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日役簿皆在於冬代異時殊。故有草別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註** 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此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及三至比要。一閭，天道有成及至也。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大比至其簿。○釋曰：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上經頒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眾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故鄭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鄭不言六畜車輦者，文畧亦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言頒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舍鄉遂也。故云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此為名者，凡言比者，是校比之言，但五家為比者，案比之法，從少至多，以五家為



始故以此為名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者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

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貢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卒子忽反下乃會至貢賦皆同別彼列反○釋曰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也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人為伍者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伍者聚也五伍為兩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也五卒為旅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五百人在鄉五族為師師亦二千五百人為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族為師師亦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者謂田獵役作皆是也



以此追胥者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以令貢賦者  
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釋曰用至遂同  
○釋曰用謂使民事之者謂使人為事即軍旅田役  
是也云兩二十五人已下案經五人為伍轉相增數  
從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數可知也云此皆先王所  
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者案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  
令謂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  
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為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  
閭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  
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  
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  
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云欲其恩足相恤  
至音聲相識言此者解因內政寄軍令之意不使異  
人間雜於中也云追逐寇也又引春秋莊公十八年夏  
與田不同也云追逐寇也又引春秋莊公十八年夏  
公追戎于濟西者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服  
氏云桓公為好莊公獨不能脩而見侵濟西曹地穀  
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遁

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  
胥伺捕盜賊也者以追既為逐寇胥為伺捕盜賊可  
知云貢嬪婦百工之物者案大宰九職之貢有九此  
貢獨云嬪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貢不論地事則所  
令之貢亦不及地貢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  
也者案太宰九職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  
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  
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  
故總云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  
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遂天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遂云鄉之田制與  
遂同案鄭註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  
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  
彼此各舉一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邊互見為義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

周禮疏 卷之七 五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均**平也

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寡也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

其大數 ○徧音遍 七人 **均** 乃均至二人 ○釋曰言乃 以上時掌灰 **均** 均土地者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數故制上地中地等使得均平故云均土地也云以稽其人民者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而周知其數者周徧知其人數云也地家七人者凡給地有九等此

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云可任也者家三人者七人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者此謂中地之中所養者家六人云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六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云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五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 **均** 均平至大數 ○釋曰云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者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問故鄭為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為一等至十人則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自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之三等



等故鄭云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註尚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為九等者以九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為九等計之非是貢地之差也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者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鄭云其大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也

**竭作** 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

作盡行 毋音無 凡起至竭作 釋曰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也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畔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畔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

**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命所以誓告之 凡用至命者 釋曰言凡用眾庶者則上經所云是也其眾庶皆是六鄉之民小司徒主教六鄉六鄉眾是已民故用眾庶之時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又聽斷其賞罰又誅責犯命者 命所以誓告之 釋曰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狗陳曰不用

周禮疏 卷之七 七



命者斬之是其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大**

誓告之事也 **事**謂戎事也 **大故**謂災寇也 **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

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餘子**謂羨也 **玄謂**

**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凡國至餘子**

之大事者謂有兵戎之大事出征之時 **釋曰**凡國

有兵戎大事於六鄉之內發起民徒云 **大故**致餘子

者謂有災寇之事 **餘子**卿大夫之子當 **大故**之時

則致餘子與太子使宿衛也 **釋曰**大事至者也 **釋**

曰知大事謂戎事者見左氏成公傳云 **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 **故云**大事

謂戎事也云 **大故**謂災寇也者 **經云**致餘子 **明大故**

非王喪是水火之災及其兵寇 **司農云**餘子謂羨也

者以其羨卒唯用與追胥竭作乃使之 **此經大故不**

合使羨故鄭不從之 **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

王宮者也知義然者以 **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 **案書**

傳云 **餘子**皆入學則 **餘子**不得為羨是宿衛之人 **故**

云 **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

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義 **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此**

謂造都鄙也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重立國**小司徒

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

焉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



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息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

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



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衡  
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  
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  
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  
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

○甸繩證反夫仁音扶少康詩照  
反下回澮乃經至之事○釋曰此小司徒佐大司  
古外反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匠

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為之  
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  
之等是也云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  
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  
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  
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  
其田野此與下為總目云九夫為井者井方一里九  
夫之田四井為邑者邑方二里四邑為丘者丘方四  
里四丘為甸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十里之成  
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  
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  
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  
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者謂若太宰九職任萬民謂  
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則九職之貢  
賦謂軍賦出車徒之等云凡稅斂之事者采地之中  
皆為井田之法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故云稅斂  
之事○此謂至千人○釋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  
鄉遂公邑之中皆為溝洫之法此經謂井田之法故

自豐流

卷之二十一

及古



知謂造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  
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  
匠人謂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  
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  
註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云重立國小司徒  
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此鄭意匠人於都鄙  
之中營造溝洫此小司徒又經之立五溝五塗之界  
則經丘甸縣都並據境界而言但此都鄙是畿內之  
國小司徒與匠人共掌之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  
焉者此解經井字謂正方一里之內方三百步百步  
爲一截縱亦二截橫亦二截則爲九夫夫各百步其  
中爲井字故云似井字因取名焉名爲井田也云孟  
子曰已下至坐而定也者案孟子滕文公使大夫畢  
戰問孟子井田之法孟子對此辭孟子云經界者則  
此經九夫爲井已下四縣爲都以上故引以證之鄭  
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司  
農引春秋者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書土田之事井  
衍沃者衍沃謂上地下平曰衍饒沃之地九夫爲一

井牧隰臯者下澤曰隰近臯澤之地司農之意經有  
井牧故引以當之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  
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家百畝有一易  
者家二百畝有再易者家三百畝通率二而當一者  
是三家受六夫之地是隰臯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  
云二而當一云是之謂井牧者此就足司農之義云  
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此是哀  
公元年左氏傳伍員云昔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  
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  
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其事也言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則地以土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  
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  
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  
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者鄭言  
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祗於周云九夫爲井者  
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內地有九夫假  
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



夫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况其中或有一易再易  
所取數更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  
有九夫而言非謂有九家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者  
卽此文乃經土地是也云匠人爲之溝洫者案匠人  
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  
也云相包乃成耳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爲其溝相包  
舍乃成其事耳云邑丘之屬者之屬中舍有甸及縣  
都云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  
界相連比井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爲除水  
害者尚書益稷云濬畎澮距川是其從畎遂溝洫次  
第入澮入川故云爲除水害也云四井爲邑方五里  
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  
中出長轂一乘讀如乘甸之甸者案哀十七年衛  
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良夫乘束甸兩牡紫衣狐裘而至禮裘不  
釋劔而食大子繫之三罪而殺之鄭依此而言也引  
之者證甸得爲乘之義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  
十里爲一成者欲就匠人解之匠人云成方十里此

一曰四丘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  
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  
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  
四井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  
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  
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  
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  
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  
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  
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  
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  
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  
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云四甸爲縣  
方二十里者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  
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云四縣爲都方四十  
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  
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一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為縣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六十四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八十井一行八十井八千六百四十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為二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

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為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為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為方百里一同即為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為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為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為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案止諸男之地亦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五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六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



之田稅入於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句之稅入于王其餘三甸留自入鄭其言此者欲見四丘為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四甸為縣是小都亦據一縣稅入於王者而言四縣為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者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數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云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者此貢還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中亦無九貢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為軍賦解之若然太宰九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農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草車四馬

士徒而已是也故此鄭引司馬法證之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景公時大夫田穰苴又作司馬法附于穰苴言畷百為夫謂一六之地方百步夫三為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為井者謂九夫為井似井字云井十為通者據一戎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為匹馬云士十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註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草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者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故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也云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入者所計皆如上六成爲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各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千乘之賦是也

**其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

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城

○政依注音征 **○**乃分至其政○釋曰小司徒佐大司徒

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者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域遠近疆界辨其守者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衡虞守之故云辨其守也施其職者謂施民者之職平其政者天下所有征稅皆均平之○分地至爲城○釋曰鄭知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者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主當云職謂九職者此經皆論地事故知職是九職任萬民者也云政稅也者以其經文承九職之下而云平其政者卽是平九職之稅故云政稅也但經云政教之政故云政當作征以爲征字也云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讀爲凡小域者故書云分地邦非其義意故子春還從域凡小







按皆碑當作背碑

周禮

卷之十一

禮記

紼四碑皆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畿九畿 凡

至之封○釋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

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九畿畿畿上皆有疆界封樹以為阻固也○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以內六服為中國其

外更言夾鎮蕃三服為夷狄王畿四面皆凡民訟以

有此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謂九畿

**地比正之** 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凡民訟以圖

凡民至圖正之○釋曰民訟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隣知其是非非六

圖

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地訟至本圖○釋曰言地訟爭疆界者謂民於疆界之上橫相侵削者也圖謂邦國本圖者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時即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治成治事之計

直吏反○歲終至誅賞○釋曰歲終者謂周之歲終下文同○建亥之月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者屬官謂

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治成治事

之計○釋曰知治成是治事之計者案宰夫職歲計言會月計言要日計言成故知此成是治事之計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

是歲終之時正要會而致事者上經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是月計歲計總為簿書而致其事之

功狀以**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狗以木鐸** 曰

待考也

句豐流

卷之十一

禮記



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法糾職以待

邦治憲表縣之正歲至邦治○釋曰大司徒以

歲建寅之月縣之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於正歲縣教

象之時率其六十官之屬於雉門之外而觀教法之

不聽用其教而徇行振以木鐸使靜聽之告之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言此者使人懼而用之又令羣吏

憲禁令者謂禁人使行不為非憲謂表懸之也謂若

小宰懸禁令文書使百官用云脩法糾職者謂脩其

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治者以待國家有治則供之

○憲表縣之○釋曰此憲與布憲之字同彼是表

縣刑禁以示人此憲亦是將以示人故云憲表縣之

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

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四郊之吏吏在四郊

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

相任大校比戶口云六鄉四郊之吏者謂是六鄉

之內比長閭胥已上布列在於四郊云平教治者以

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治文書正

政事者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考夫屋者考練其三

夫為屋出地貢之時以相保任不得隱誤及其衆寡

者謂人民多少六畜兵器者謂民之資生及征伐之

器以待政令者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四郊至相任○釋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

事者遠郊之外為六遂內為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

城中亦在四郊故此長閭胥六鄉之吏等布在四郊

之內主民事者也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者鄉遂之

內既不為井田而為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者以其溝洫雖為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

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



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田之法亦八家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謂平察

之治直吏反下鄉師至其治釋曰云各掌其

六鄉之治同所治鄉之教者鄉師四人其鄉

而聽其治者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

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以國比之法以時

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

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刑令糾禁聽其獄訟施

舍謂應復免不給絲役復以國至獄訟釋小司徒職云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此鄉師以小司徒國比之法云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者謂

四時稽考其夫家男女眾寡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與其施舍者鄭云謂應復免不給絲役即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上云廢疾老幼者是也

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

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

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婢亦

反大役至役釋曰言大役者謂築作隄防城

而至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

中政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所設之民出

於州里云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

去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考

司空之辟者辟謂功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

鉤考司空之功程云以逆其役事者逆則鉤考也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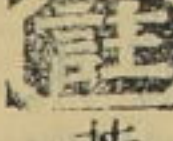






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引之者欲見其藉為祭之藉此增成鄭大夫之義又云祝設于几東至所以承祭解所以藉祭之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并引守祧職者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減以祭之故名為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

**其犯命者**



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

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輻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

○輦九玉反人

輦音晚柳



大軍至命者○釋曰云大軍旅者謂王

里其反行征伐云大會同者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云與其輦輦者輦駕馬所以載輻輦輦所以載任器亦鄉師治之故云與其輦輦也云戮其犯命者謂徒役之中有犯教命者亦鄉師刑戮之○輦駕至為輦○釋曰知輦是駕馬者以其輦是人輓行故輦是駕馬可知知輦不駕牛者以其牛唯駕大車相車等云所以載任器也者謂任使之器則司馬法所云者是也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者胡則北狄是也周曰輻輦以其載束輻輦云一裡者或解以為輦也或解以為輦也輦輦亦不殊云周輦加二版二築者築者築柙也謂須築軍壘壁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以下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不說輦人多少前代寬質無版築輦人多後代狹劣加版築輦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即大喪用役則帥其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之器



民而至遂治之

**註**

治謂監督其事

**疏**

治謂監督其事○釋曰言大

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  
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者謂監督  
督察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

**註**

匠師事官

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

主眾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

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翹以

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翹羽葆幢也爾

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纛

反劉音毒匱音舊紼音弗翹劉音桃戚徒報  
友羽音雨幢直江反行尸剛反下行列同

**疏**

及葬至治

役○釋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執纛者纛謂葆  
幢也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  
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  
謂監督役人也○匠師至進退○釋曰匠師事官  
之屬者以其事官是主工匠之職此官又各匠師故  
知匠師事官之屬官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  
徒也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  
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  
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  
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案天官註冬  
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故云  
匠師冬官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  
者冬官亡雖無文以其主匠即知共葬也雜記曰升  
正柩者案彼註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云諸侯執  
紼五百人鄭彼注云一黨之民云四紼皆銜枚者謂  
引之時銜枚所以止謹置云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  
謂夾柩車匠師執翹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之者以



天子無文引以况天子之法案彼鄭註天子千人與言執翻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翻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翻是羽葆幢又引爾雅曰纛翳也指麾輓極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天子六紼千人輓之執翻者極車恐傾側執翻者指麾輓極之役人役人治喪者使極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極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所皆以翻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執翻此天子禮鄉師執翻尊卑不同也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註**匠師主豐碑之事執

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

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為

涖涖謂臨視也

**註**塋補鄭反

及窆至匠師○釋曰

至塋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眾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註**

匠師至視也○釋曰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註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又云故書涖作立者於義取後鄭讀還從涖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三禮及諸文但言窆者皆指下棺故引春秋傳曰案左氏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子太叔請毀之子產遂不毀日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皆為封字塋封及此經窆字雖異皆是下棺之事云立讀為凡四時之田前期涖涖謂臨視也者謂臨視匠師也

**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註**田



法人徒及所當有

**凡**

四時至卒伍○釋曰言四時

人徒等皆出於州里故未田獵之前須鼓鐸旗物之

器故預簡闕云脩其卒伍者謂百人為卒五人為伍

皆須脩治預為配當○田法人徒及所當有○釋

曰云人徒者即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

旗物兵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

器是也

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

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

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眾當以鳥隼之旗

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

屯或為贊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

屯或為贊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

屯或為贊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

謂

殿為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

為屯從屯○斷丁亂反明為于僞反下為州長為鄉

大夫為州黨同隼雖允反旗音餘別彼列

反殿都遍及期至之訟○釋曰云及期謂至田獵

反下同之期日云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者鄉

師為司徒致眾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言致眾庶者

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陳列眾庶

之時亦植旗於行首云辨鄉邑者田獵之時非直有

六鄉之眾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云而治其政令刑

禁者鄉師治其民庶政令及刑禁等云巡其前後之

屯者謂兵眾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而

戮其犯命者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命者則

戮之又云斷其爭禽之訟者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司徒至從屯○釋

曰云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司常職云熊虎

為旗此經云司徒大旗故知司徒自致眾庶以熊虎

為旗也云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者此鄉師也經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云以司徒大旗明用司徒大旗故知為司徒致之也  
 云大夫致眾當以鳥隼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  
 旗鳥隼為旟又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大夫司徒既  
 是卿官尋常建旛在軍建熊虎卿既是大夫官尋常  
 建物在旛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旛在熊虎下可知  
 云鄭大夫讀屯為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  
 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  
 為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玄謂前後  
 屯兵也者屯兵則是殿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  
 也者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是車徒  
 異部也云今書多為屯從屯者謂故書之內為殿者  
 少為屯者多以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  
 多言之宜從屯

**市朝**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  
 命雷且發聲○朝直遙  
 反下同

**疏** 凡四至市朝○釋曰云凡  
 四時徵令有常者鄉師各

於其鄉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  
 令至發聲○釋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四時田獵獨言狩者略舉冬言之云及正月  
 命脩封疆者案月令孟春之月命脩封疆謂田之界  
 分也云二月命雷且發聲者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  
 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之以證徵令有常者也

**以歲時巡國**  
 及野而賙萬民之糶阮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  
 事之時不必四時也糶阮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為  
 周急之周○難古艱字○以歲至施惠○釋曰以歲  
 本亦作艱○之困阮之時鄉師巡於國  
 及至野外賙給萬民之有糶阮者云以王命施惠者  
 言於其時以王命施布恩惠於下民也○歲時至  
 之周○釋曰言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  
 鄭知不是四時者以其糶阮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為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四時解之鄭司農云賻讀為周急之周者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歲終則攷六鄉

之治以詔廢置釋曰云歲終者謂周之季冬云則攷六鄉之治者謂鄉師責其治政

文書考其功過云以詔廢置者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軼軸之屬

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

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

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反軼九勇反軸音逐福音福又音逼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此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閭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閭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族共喪器者百家為族族師一人主集合喪器使相共云黨共射器者百家為黨黨正一人主集合射器以共州長之射云州

正歲至之器釋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與下為總目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總目正歲



共賓器者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一人主集合賓器以共卿大夫行鄉飲酒之禮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吉服**至教成○釋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此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醮黨祭禁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此長主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知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者簋簠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況義耳云喪器者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備用夷槃引之者以况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楊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楊豆兩邊無膝此不言邊無膝者文略也云輅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輅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輅軸引之者亦以况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輅軸者以其

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况義不言棺槨亦王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竝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長弓挾乘矢楛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于楛以入算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侯廷等云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即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一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者以其鄉大夫備集



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還是閭族  
 黨州所當共者也故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  
 族喪器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連州  
 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  
 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  
 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註云  
 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  
 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  
 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比共吉凶二  
 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  
 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  
 庶民之於財物關於禮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  
 即禮行而**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  
 教成也

**賞**

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詔**若國至誅賞○釋曰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之時則鄉

云

師考教學之官知其道藝進不察辭者視官中之  
 吏辭之虛實云稽器者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云  
 展事者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  
 詔告之在上善者賞之惡者誅之



周禮註疏卷第十二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千五百家為鄉

鄉大至禁令。釋曰六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令及十二教與五禁

號令皆掌之。鄭司至為鄉。釋曰案上文五州為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之吉

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其鄉吏州長以下直吏

反下考治下治所治處同行下孟反下及註德行之行六行皆同

疏正月至道藝。釋曰言正月之



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灋于司徒者謂若  
 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灋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  
 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灋遂分與  
 州長已下至比長各教所治也云攷其德行者謂鄉大夫  
 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  
 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  
 長皆屬鄉大夫故知鄉○釋曰以其比長以上至州  
 吏州長以下至比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  
 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  
 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

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  
 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  
 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  
 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  
 若今癯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復音福○釋曰以歲至其書○釋曰以歲時者謂歲之  
 福下同○四時登猶成也定也夫家謂男女謂四時  
 成定其男女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  
 者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  
 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  
 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孤鄭註云六尺之孤  
 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言已下者正謂十  
 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



晚

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其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故云歲時入其書也○登成也至司徒○釋曰云登成也定也者以其夫家眾寡若不作文書則多少齒歲不定若作文書多少成定故云登成也定也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云晚賦稅而早免之者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賦賦稅而早免之云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以此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鄭司農云四事皆若今者並舉漢法况之玄謂入其書

言

者言於大司徒知者以其上云受法三年則大比攷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賢興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三年至賓之○釋曰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案比當鄉之內云考其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興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以下云與其眾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

司禮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閣



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舉之。賢者至賓之。釋曰云賢者有德行。者欲見賢與德行為一。在身為德。施之為行。內外兼備。即為賢者也。云能者有道藝者。鄭亦見道藝與能為一。上註云能者政令行。其身有道藝。則政教可行。是能者也。云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眾賓。不言其數。此經眾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及茂才者。孝悌廉潔人之德行。故以孝廉。況賢者茂才。則秀才也。才人之技藝。故以況能者也。玄謂變舉言與者。案禮記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故今貢人皆稱舉。今變舉言與云。謂合眾而尊寵之者。合眾。即此經云鄉老及鄉大夫。已下是也。云鄉飲酒之禮者。則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

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上其時掌。厥明至貳之。釋曰。厥明者。謂今反藏才浪反。日行鄉飲酒之禮也。至其明日。表奏於王。厥其至之時。釋曰。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是春官天府職文也。引之者。欲見天府掌寶藏。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云內史副寫其書者。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之事。故使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



堵

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眾庶之儀，若是乎。

○寧復扶又反，下猶復同。皮射之食亦反，樂與音餘，矍俱縛反，本或作翟音同，相息亮反，音丁古反，解支豉反。

**禮** 退而舞。

知

釋曰：言退者，謂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來鄉內，云以鄉射之禮者，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名為鄉射。今鄉大夫還用此鄉射之禮，云五物詢眾庶者，物事也。一曰二曰，已下是也。

**註** 以用也。至是乎。○釋曰：行鄉射之禮者，案今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司農云：和謂闔門之內行也者，以其父子主和，故和謂闔門之內行也。云容謂容貌也者，以其容是容儀，故知容貌也。後鄭不從此義，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者，與舞即舞樂，今又以和容謂能為樂，故後鄭亦不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者，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興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云容包六行者，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必和容得為孝者。案漢書高堂生善為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周禮疏 卷之十二  
 容容則禮也善為孝者必合於禮之容儀故以孝為容者也云庶民無射禮者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案大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至舍更與在田之人射則取之則有云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自士已上張皮侯采侯獸侯庶人主射此皮故云主皮無侯也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以此三者當之故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典舞當樂若然三物之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之中唯問和六行之中唯問容六藝之中唯問禮樂獨問此者既首賢於王其餘則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以問之六德是其大者故問下之和者六行是其小者故問上之孝者也六藝之中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射則是男子之事此者人行之急故特言之自餘略而不說又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案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註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眾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云

周禮疏 卷之十二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已下者此是禮記射義文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時孔子為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者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者以其鄉內眾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墻云射至于司馬者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為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為司射也云子路出誓者以其眾庶多不可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襄序點揚解而語者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鱓為旅酬始二人舉解為無算爵始射在無算爵前今誓在無算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算爵前今未射之前用此無算爵禮二人舉解之法以誓眾庶耳非謂此射在無算爵後云詢眾庶之儀若是乎者孔子為諸侯鄉大夫此經是天子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言是乃所謂使



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是以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

**疏**此謂至治之。釋曰言此謂使民與賢者謂上經賢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為君長云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者謂能者復來入鄉中治民之貢賦。言是至為治。釋曰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自有德行道藝故還使之教民以德行道藝云使民自舉能者因

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董德大小以為比長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云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者禮記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故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既遠不自用已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謂若湯武是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威畏也天雖明察可畏不自用已之明威用我民明威民所畏者則討之謂若桀紂是也云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者但聖人形如枯木心若死灰空洞無我故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引之者證順民為本之意云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為今皆順民為治故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疏**歲終至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得之致與大司農然後考之

**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

**之於其所治之國**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

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以退大詢于眾庶則各憲之於其所治憲者表縣之也

**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

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

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

○**大詢**至庶民○釋曰如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按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以安庶民云○**大詢**于眾庶而致于朝故知大詢者

詢國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雖不云大太卜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引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民即大詢於眾庶一也故引為證

**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使民皆聚於閭胥

所治處○**國**有至政令○釋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

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國**使民至治

處○釋曰二十五家為閭中士為閭胥則有治政之處以聚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

之者無節則不得通○**國**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

出天來往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百家為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釋**

州長至之法。○釋曰：一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州長，故

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

**釋**

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

之案上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

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人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註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釋**

屬猶合也。聚也。

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屬音。○釋曰：謂建

燭下同。

**釋**

正月至戒之。

子之月一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脩，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屬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眾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眾。故言因聚眾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

**于州序。**

**釋**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射義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會。○釋曰：若

如字。

**釋**

至州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

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

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社。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者，凡讀法皆因節會



之

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序州至之志。釋曰此知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少為言繹也繹者各釋已之志釋陳也言各陳已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正乃能中之是也。凡州之大祭祀大喪

皆泣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泣臨也。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

於是卒者也。泣臨也。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

於是卒者也。泣臨也。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

於是卒者也。泣臨也。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

二之下疑脫者字

人喪也云皆泣其事者二州長皆臨其事也。大祭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祭族祭誦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一州一黨一族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於是在卒者。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

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於軍因為師帥。若國至賞罰。釋曰

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師帥故還使州長掌



之也。○致之至師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眾庶是也。云因為師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重直用反。○歲終至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政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鄭司農云：

贊助也。○三年至廢興。○釋曰：州長至三年大案比，則大考之，言大考者，時有黜陟興廢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治直吏反。族師治令同。

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鄭司至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及四至戒之。○釋曰：至及也。黨正四時所角反。○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



云

榮

之如州長之為也。○**註**以四至彌數。○釋曰云以四  
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  
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  
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祭并正歲一年十度讀法者以  
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  
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亦彌親  
民者則非直徒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祭亦如之

**註**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為壇

位如祭社稷云

○**祭**祭謂至稷云○釋曰鄭知祭謂雩

秋祭祭神也○**註**祭謂至稷云○釋曰鄭知祭謂雩  
祭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案昭公  
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皆是祭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  
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  
祭日及雩祭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

壇位無正文故

**註**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

命而不齒**註**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

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

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

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

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

卿疏同



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禮爲干僞反。○隙去逆反本又作郤第音悌下同。○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一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於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卽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

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竝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糲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於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



十七者儀禮篇卷並在此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徵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上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者位在堂下與五十已下眾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為下七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為公侯伯之

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區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尊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註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註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以



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與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以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為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凡其黨之**  
**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其黨之  
 民○冠古凡其至禁戒釋曰此一經皆是民之  
 亂反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  
○國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  
 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凡作民而帥田行**

帥

勸

族

**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國亦於軍因為旅帥國亦

旅帥○釋曰此亦如上釋非眾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州長因為師帥也

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正歲屬民讀**

**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國書記之國書記之○釋曰

朔日聚眾庶讀法因帥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觀勉之三年即**以歲時涖校比**  
國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大

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



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比**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

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曰臨之恐其

有差失故也。○**涖**臨至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

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

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

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耳。及大比

亦如之。○**年**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

云百家為族。○**族**族師至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

法如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政**政事至為族。○

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

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四閭為族故知族自家也。月吉則屬民而讀

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

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月**月吉至學者。○

聚眾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直書

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姻惟據六行之四事有

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

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月**月

吉至邦法。○**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

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

事字者則月與上政事連政又為正字故杜子春云

當為正月吉。○**日**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

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

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

從之故引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酺者為人物裁害之



喙

詔

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為投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喙與之酺與人鬼  
 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  
 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酺焉○酺音步或音蒲  
 反蝮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春秋祭酺亦如  
 祭榮敬反本亦作祭下黨祭同○釋曰族師  
 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酺  
 者至酺焉○釋曰鄭知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者凡  
 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  
 祭社祭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  
 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  
 者投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  
 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為正故依之也玄  
 謂投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

神云

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為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為  
 喙與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人  
 故舉漢法以况之但漢時有喙與之酺神又有人鬼  
 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  
 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者上  
 黨祭雩祭鄭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祭為  
 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  
 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  
 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  
 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  
 民以長幼相獻酺焉者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  
 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酺六尺曾子曰周禮其猶  
 醴與鄭註彼云合錢飲酒為醴旅酺相酌似之也即  
 引明堂禮乃命國醴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醴法醴  
 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  
 屬民而投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登成也定也**

**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按者謂屬聚其民而按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者夫家即男女而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則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眾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為卿大夫賤為占賣國之斤幣販易之人也廢疾謂廢於人事疾病若令癡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者也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駕牛馬輦人挽行皆辨之也

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

正義似以相及為句於文理相及相共四字一句為順

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相共猶相救相賙**

劉才郎反理本五家至葬埋釋曰云五家為比或作羈莫皆反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家准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為聯者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法耳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俗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相共至相賙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若作民使之相賙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族



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為卒長若  
至刑罰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  
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為  
之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  
弓矢受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  
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鞀又司常  
云王建太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  
帥上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註亦於軍因  
為卒長者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歲終則會政致  
非眾屬軍吏還是自為卒長者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

鄭司至為閭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故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

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禁族

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故書

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數色主反政役字下會同暨其謂歲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十以及六十有五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及古閭

尺



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紀敬敏者也○**釋**祭祀至為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眾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

**凡事掌其比釐撻**  
釐撻者失禮之罰也釐用酒其爵以兕角

為之撻扑也故書或言釐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

**釐撻罰之事**

○釐古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十反

**釋**凡事至之事○**釋**曰言凡非一則定

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釐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釐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釐撻罰之事○**釋**釐撻至之事○**釋**曰鄭知釐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知用兕牛角為釐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椶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釐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釐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釐撻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從經為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

**及**

**衰**猶惡也

○治直吏反臯本亦作罪衰似嗟反

**疏**

比長至相及○**疏**釋曰比長管五



家下士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  
 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  
 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  
 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辜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  
 惡則連及欲使不犯  
 故註云衰猶惡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  
 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便婢  
 徙于  
 面反  
 至授  
 之○釋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  
 長從而授之○**徙謂至罪惡**○釋曰云徙謂不便  
 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厭於本居之  
 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百  
 里內并國中其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  
 當鄉之內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  
 經徙于郊之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欲釋經徙  
 于國中之文也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

釋經則從而授之之文也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  
 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  
 付授明無罪惡直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是不便其居耳  
 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  
 若徙至  
 釋曰上經是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  
 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  
**徙於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  
 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  
 者有節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  
 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  
 亦授之者也此節即  
**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道路用旌節一也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  
 也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



古之治獄，關於出之。○呵呼何。疏曰：若無至內之。釋  
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園土內  
之也。○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  
此註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似出鄉空有節，而全無  
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  
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以分別罪  
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謂所  
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  
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  
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  
也。云：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  
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  
方，義，但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斷，使合宜，仍以  
仁恩，閔念，求得情實，閔  
念出之，故獄城園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疏曰：社壇，謂壇及壻埒也。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王之社壇者，謂王之  
 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  
 云壇舉外，以見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  
 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  
 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  
 而樹之。○疏曰：壇，謂至細也。釋曰：遺謂壇及壻埒也。  
 者，壻埒，即遺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  
 者，今時界矣者，漢注外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  
 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  
 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  
 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  
 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原  
 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適，敬稷又為五穀  
 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註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  
 食者而言耳。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疏曰：封國建

社壇舉外以見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疏曰：壇，謂至細也。釋曰：遺謂壇及壻埒也。者，壻埒，即遺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者，今時界矣者，漢注外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適，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註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疏曰：封國建



諸侯立其國之封凡封至四疆。釋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壇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  
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釋曰：云造都邑，疆是也。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釋曰：云造都邑，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至

唯為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唯為于偽，反下同。單音。  
丹乘繩，令社稷之職。釋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證反。  
將祭之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云唯為社事，單出里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唯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為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一成，成百井，九百夫為井之地，九夫百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其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為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右闕



月禮坊

卷之十三

禮記

者證祭社。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綯共其

水橐。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持牛令

持牛也。綯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

者各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

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也。水

橐。給殺時洗薦牲也。綯字當以豸為聲。楅音福。綯

忍反。橐古老反。清如字。又才性反。着直略反。令。凡

力呈反。抵。丁禮反。般音加。沈。一音瑕。豸直抵反。祭。凡

至水橐。釋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尚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抵觸人。故須

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綯當牽行。故

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橐也。綯飾

謂至為聲。釋曰。司農云。楅衡所以持牛也。者。可

農意。以衡為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共一物。解

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綯者牛鼻繩。所以牽

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

謂之綯。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綯之。別名。今

亦謂之為紉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

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

而言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

子春意。楅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

玄謂。楅設于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

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

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楸狀者。漢時有置

于犬之上。謂之楸。故舉之以為况。衡者也。云。水橐。給

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

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橐飲飼。水所以洗牲。橐所以

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綯字當以豸為聲者。爾雅

禮記

卷之十三

禮記

及古



神

忽

豸為聲故云綉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膋。炮薄交反。爛似鹽反。釋曰言歌舞牲者謂若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膋也。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釋曰君至肥膋。釋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人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辨豚之毛於性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毛炮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

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膋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大盟會同

之盟。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宰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殮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大盟會同之盟。釋曰案觀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為壇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音聲五聲合和者。鼓人至田役。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眠



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  
大師之縣鑿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文參之  
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眡瞭也其晉  
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下文云以晉  
鼓鼓金奏故彼鄭註云主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  
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  
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  
和軍旅者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  
與軍士同案大司馬云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  
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為總目之語也。  
**雷**音聲五聲合和者。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  
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  
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維比曰音音聲相  
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合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雷**教為  
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別彼  
列反。

所以

**雷**教為至之事。釋曰鄭云教為鼓教擊鼓考大  
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  
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以雷鼓鼓神祀**  
**雷**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以雷至神祀**  
釋曰天神稱祀地祇  
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馬以靈  
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  
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  
雷鼓也。  
**雷**雷鼓至神也。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  
雖無正文案韋人為阜陶有晉鼓鼗鼓皐鼓三者非  
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  
祇尊於宗廟宜八面故知義然也。  
**以靈鼓鼓社祭**  
**以靈鼓鼓社祭**  
釋曰郊特牲云社  
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  
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  
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

周禮

卷之二十六

及右



辨

鼗

片禮疏

卷之三

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以路鼓鼓鬼享路鼓

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讓反牛人職同以路

鬼享。釋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鼓四時

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殤

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以鼗鼓鼓軍事大鼓謂

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鼗扶以鼗鼓鼓軍事釋曰

之鼗鼗鼓長八尺云反案大司馬云春執鼗鐸

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註云王不執

鼗鼓尚之於諸侯門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

晉鼓之等也鼗大鼓至八尺釋曰云大鼓謂之

鼗是訓鼗為大此唯兩而巳而稱大者此不對路

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以鼗鼓鼓役事釋曰案

六寸者為大耳鼗鼓長八尺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鼓長丈二尺音羔鼗鼓鼓役事釋曰案鼗鼓長丈二尺

鼗

鐘下皆同

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

名但起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鼗

於鼗鼓不得大名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

為鼗故別以鼗鼓為號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

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編必以晉鼓鼓

口凡作樂則先擊鐘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

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擊也則是擊鍾後即擊

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晉鼓至編鐘釋曰晉鼓

長六尺六寸亦釋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者案

磬師云擊編鐘鄭註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

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鐘鍾師擊不

編鍾又案鍾師云掌金奏之鼓鄭註云主擊晉鼓則

此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

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

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

周禮疏

卷之三

二十七



鍾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以金錞和鼓。錞錞于也。圓

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錞音淳。碓

椎直也。錞和於鼓節也。錞錞至相和。釋曰錞錞

于也者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圓

如碓頭大上小下竝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

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

所用有文此金錞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

相和故云以金錞節鼓。錞錞也形如小鍾軍行鳴

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錞。錞直角錞音征錞節

鼓。釋曰此謂在軍之時所用節鼓與鼓為節也。錞錞

錞錞至鳴錞。釋曰鄭云錞錞也者案詩有錞人

伐鼓就而解之彼註錞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

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

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此依大

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錞對上金錞作樂

為節案彼是公以金鏡止鼓。鏡如鈴無舌有秉執

司馬所執也。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

又作柄下同。以金鏡止鼓。釋曰此案春秋左氏

御起略反。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

擊鼓退軍之時鳴鏡。鏡如至且御。釋曰云鏡

如鈴無舌者亦約漢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鳴之者

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鏡故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

職鳴鏡且御者欲見軍卻退以金鐸通鼓。鐸大鈴

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鐸待洛。鐸以

鐸通鼓。釋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



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通鐸**大至振鐸。釋曰。鐸大鈴。亦約漢法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執鐸。所引司馬振鐸。即兩司馬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

**舞者。****兵**謂干戚也。帔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

所執。**帔**音佛。**凡祭至舞者。**釋曰。上文神祀社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帔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帔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今此小神等若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帔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兵**謂至所執。釋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帔舞列五采繒為之。有秉者。案樂師帔五采繒。今靈星舞于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千歷反。响本又作响。亦作煦。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日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軍動則鼓其眾。動且行。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田役亦如之。獵圍合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救日月則詔王鼓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釋曰謂日月食時鼓  
 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青  
 不鼓青生救日至王鼓釋曰謂日月食時鼓  
 領反人詔告于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  
 太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註云佐擊其餘面又  
 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太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  
 擊其餘面則非止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  
 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而故太僕與  
 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  
 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據夏四月陰氣未作  
 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補於正陽之月被食為災故  
 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胤征季秋九月  
 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

昭子曰月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釋曰救日至不鼓  
 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  
 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識其  
 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  
 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  
 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  
 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  
 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  
 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



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曠呼但。反翌音皇。舞師至之事。釋曰：云掌教祭山川，則舞師還師，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甲者之子不得武宗廟之耐，祭祀之舞亦不得用甲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羽析至如帔。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曠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曠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不

故知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翌，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翌，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玄為翌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同也。凡野至教之。釋曰：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若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關耳。**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與猶作也。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註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興舞者，司禮禮



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

○蕃音煩注牧人至牲牲○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

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

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

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牲也○注

周禮疏

卷之三

湯古閣



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牲體完具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

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

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

郊及宗廟○黝於糾反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

目故云凡以廣之也○騂牲至宗廟○釋曰騂牲

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

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

也者對下文云龍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皆取

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天於

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圓丘方澤下云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

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

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

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

設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

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社祭於北郊就陰位

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

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

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澤牲

用黃春夏祀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

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

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

是北方故從幽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

陽祀待先鄭釋詁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時祀四

隨後破之故也



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

**釋**

凡時至牲物

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龍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

**祭毀事用虺可也**

**釋**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

用事者故書毀為虺虺作廙杜子春云虺當為毀廙當為虺虺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

屬

○龍七江反貉莫霸反虺丘例反副音逼反辜音孤禳如羊反

**釋**

凡外至可也

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



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憚特凡祭且反

之○釋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至

則唯束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拴未

必純犧若犧則兼拴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

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總在一處不

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景王時若此春

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龍于景王

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實孟適郊見雞自斷其

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於是詐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

為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

者證犧是神色之意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

者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公猶官也

凡牛

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

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公猶官也○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

王家之牛若公廝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

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

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

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

處職讀為穢穢謂之杙可以繫牛穢人者謂牧人充

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職



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註穢同  
 釋音亦徐音夕杙餘式反劉餘則反  
 祭祀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  
 祭之牛云求牛者謂釋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  
 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鄭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  
 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前一日  
 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  
 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  
 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  
 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職神之牛  
 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  
 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  
 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  
 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于求神非一處以解  
 求牛為釋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祈尚曰求諸  
 遠者與是名釋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當皆有

者是

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讀  
 從穢充人置穢入地之時穢穢然作聲故以聲名其  
 官也云穢謂之棧者爾雅釋宮文郭註云棧也云棧  
 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  
 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  
 乃繫養之今若即以穢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  
 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  
 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之  
 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  
 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積子賜反凡賓至之牛○釋曰言凡賓客者謂  
 註同殮音孫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  
 積膳之牛也○註牢禮至太牢○釋曰鄭知牢禮  
 養饗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音不云饗食客走速

同禮疏

卷之三

禮記



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殮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殷膳大牢、饗食賓彼註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

**射共其膳羞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食音嗣下文同冪**  
 饗食至之牛○釋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太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遠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

夫所進俎是也

**○羞進至猶此**  
 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作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註云執冪者執瓦人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云犒師之其實兼正俎矣

**○犒若報**  
 軍事共其犒牛○釋曰謂將師在軍反註同

**○犒犒之賜牛謂之犒牛也**  
 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日芻三月一

時節氣成

**疏**

充人至三月○釋曰云充人掌繫祭祀

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牲具故以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臆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總云焉云養牛羊日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二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各養帝牲三年之處也三年者冬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

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享先王亦如之

**注**

享先王亦如之○釋曰上經天地外神已

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使養之

**注**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與川之屬國門謂城

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

○散素但

反註凡散至養之○釋曰云散祭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

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

不過浹日孔註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

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

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祭至養之○釋曰

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

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

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

周禮疏

卷之三十八

及古閣



牲

展

先

夕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總主王城十二門而司門之官者總官首而言之其是十二門而司門之官者總官首而言之其

**則告牲**

**註**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

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

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附近鄭司至近之釋曰告鄭以為選牲時後

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

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

以况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

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

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碩牲則贊

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膋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

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膋此

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紉而牽之贊助

至肥膋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

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

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良正

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膋染盛豐備何則不

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打是其

時

止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也事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

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政令**○

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

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廩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

云以物色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

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其賦

貢即下經園廩二十而一以下是○**任土至職之**

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

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以九職

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

地

見

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

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

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

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

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

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滄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

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

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

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秦太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

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

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

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

具故彼鄭註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以廩里

惟在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有衡虞之守也

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高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故書塵或作壇。郊或為高。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塵。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高讀為郊。五十里

中

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塵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



周禮疏 卷之三十一 澤古關  
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  
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  
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  
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  
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  
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  
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  
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

比  
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  
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  
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  
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  
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  
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  
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  
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  
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



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  
 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  
 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  
 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  
 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  
 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廛直邊友場直良反備布古  
 反又音布賈音古註同置居良反吏為于偽也賦力  
 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街反盡津忍反著與  
 音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以廛至置地○  
 同如此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釋曰此一經論  
 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塞魯各  
 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甸遠發國

守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  
 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者郊計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  
 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  
 也但自此以至畿置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  
 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  
 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  
 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  
 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  
 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置地之中也各三百里地  
 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  
 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  
 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置者  
 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置故以置言之○故書至公  
 邑○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  
 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  
 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  
 以其廛者廛綿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



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  
 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  
 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  
 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  
 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  
 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  
 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  
 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畊  
 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  
 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  
 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仕仕謂卿大夫已  
 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  
 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  
 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  
 故後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  
 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  
 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  
 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

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  
 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  
 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  
 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  
 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  
 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  
 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  
 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置即都一也無取於州  
 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義  
 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設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  
 註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  
 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  
 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  
 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  
 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蒹之  
 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井竈葱蒹者  
 故得種樹果蒹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七月詩云  
 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太宰九職有園



圃毓草木於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任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左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耳立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有四百里二

凡

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註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  
 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舍也云受田  
 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  
 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  
 貢取正於是耳若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  
 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  
 一廛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為空地故云是  
 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  
 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  
 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  
 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里為一同故  
 五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則百成九百  
 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  
 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  
 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註積石曰山大阜曰陵  
 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  
 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

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  
 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  
 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  
 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  
 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  
 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  
 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  
 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  
 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  
 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萬夫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  
 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總據畿內方  
 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  
 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  
 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  
 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  
 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  
 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地鄭  
 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



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  
 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  
 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  
 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  
 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漆七  
 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  
 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  
 以口受田如此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  
 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  
 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眾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  
 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  
 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  
 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註內則云三  
 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註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  
 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  
 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  
 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

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  
 云今餘夫有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  
 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  
 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內其六  
 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總云今餘夫  
 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  
 夫以方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  
 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  
 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按職故地無曠  
 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  
 昔者聖王處士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  
 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  
 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  
 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  
 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



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總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以十八分之內為狹少耳去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分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者若去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分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註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土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



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  
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  
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  
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  
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為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  
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為六十  
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  
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  
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為八十四萬夫又  
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  
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  
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菜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菜百  
畝下地家百畝菜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  
上地有菜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  
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  
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  
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  
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

猶一作雖

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  
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  
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在亦五分除一一百三十除  
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  
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  
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  
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  
鄭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說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  
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  
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  
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  
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  
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  
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  
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凡任地  
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

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

林為漆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

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

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

有瓜○漆本又凡任地至十而五○釋曰上經言

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

也云園廩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廩即

上經廩里任國中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

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土田賈田任在近郊者

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

賞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

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

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

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

途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

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

註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

地而言以其鄉遠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

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征稅至有瓜心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

無稅也者先鄭意廩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

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廩里既為民

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



而下場

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若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也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五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

從疑獲

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凡宅不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

**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

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

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

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儷布質布罰布廛



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真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僂劉音讓徐才鑿反皆說音悅令力呈反以衣於既反下同間音閉凡宅至

釋曰以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爲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鄭司至繇役○釋曰先農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爲說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塵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註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註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租穗

司禮充

卷之十三 二十二

及古



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  
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貨賄  
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為證也引孟  
子塵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  
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稅  
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或說  
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者以夫三為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  
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闈共祭器族  
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  
禮故出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  
不可出官物故此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  
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土徒車  
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眾  
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  
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

鄉

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  
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  
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以時徵其  
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以時徵其  
**賦**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  
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  
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  
案下閭師註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  
於里布屋粟及閭民  
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  
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  
謂九賦及九貢  
**疏**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  
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

周禮疏

卷之十三 二十三

及左閭



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國中至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惟牛可為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總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文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太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也其九貢又與

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太宰九職之貢與小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

音勅以畜許  
 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以九職  
 女反下同  
 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  
 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  
 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  
 穀九穀之數太宰已註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  
 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  
 蔬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



出 彼

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數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人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閭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閭民載師已見出大夫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八通間民為九耳○**註**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註疏材百草根實與此

計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凡無職者出夫布****註**獨非果蔬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一凡無至夫布○釋曰無職非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

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墜地不事即無職也云

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註**獨言至九

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

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

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

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

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

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

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

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問師職云凡任民任

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

凡無職者出夫布註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

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

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

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



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賦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凡庶民不畜者

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註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棹周棺也不

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免

○衰七回註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反下同註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

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註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情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棹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棹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

吏而以詔廢置註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

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



比者

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此毗志反後放此。○縣師至廢置。○釋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郡小郡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反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云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里有居在郊者。○見比長。○公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

域

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闕師耳。○云。○周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汗萊。○註云。○下者。○徧天下也。○云。○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汗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卽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是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善言近也。○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灋于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卒子。○忽反。○若將至而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司馬充。○二十七。○及古



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平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受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  
**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音良凡造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量其地者若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卽疆域大小是也○**物**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若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王

斂徵

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征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



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  
 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  
 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難阨猶困乏也門關  
 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  
 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難阨作攢阨  
 羈作寄杜子春云攢阨當為難阨寄當作羈○遺唯  
 音遂施惠式鼓反後施惠皆同廩遺人至凶荒○  
 良甚反易以鼓反攢音難又音謹釋曰此官主施  
 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總目也云鄉  
 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  
 稅多少總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  
 隨便留之以為恤民之難阨之等也難阨謂年穀不

便

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  
 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  
 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云財所謂門關之委  
 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  
 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  
 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  
 與之廩餼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  
 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  
 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  
 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繫  
 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  
 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  
 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  
 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  
 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  
 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  
 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

計豐荒

卷之三二十九

及古



謂足

謂

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  
待凶荒之事也。○**委積**至為羈。○釋曰倉人主藏  
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  
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  
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註止猶殺餘法  
用**委**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  
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  
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  
所藏者則給羈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  
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  
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  
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  
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  
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  
云羈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凡賓客會同師役**  
而無資為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庠也宿可止宿

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

**三廬一宿**。○庠劉凡賓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

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  
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廬**若  
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庠也者此舉漢  
法以况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庠舍與廬  
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  
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官室故引以為况也云一市之  
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  
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



次時

唐禮疏

卷之五

漢書

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  
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註云小人傲狠當剝  
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待廬  
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命四也**凡委積之事巡**

**而比之以時頒之**凡委積至頒之○釋曰言凡委  
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

頒之則以會同頒之

待者是也

三廬一節

今世謂之廬

三十里皆官廬官廬者謂之廬也

軍其嚴密之委積以圖理之也十里有廬者謂之廬也





笑